

| 草 | 木 | 时 | 光 |

白何首乌

◎杜明权

良辰美景的时光，总是很短暂，比如秋天。眨眼之间就到了秋分，步入了中秋佳节时段。秋分这一天，秋风醇香醉人。盐肤木、桂花树晶莹的落花撒满一地，像雪粒一样飘满绿色的草丛。不错，这是秋天，百花盛开的秋天，花若雨丝漫飞，一粒粒花瓣全然就是秋之静美凝结而成的晶体，恍若庆生万类。

长长的白何首乌藤举着一束束洁白的花朵，一节连一节，沿着秋天的路径，不断向上攀越。

天空时晴时雨。细雨在水塘里画着一轮又一轮的小圆图，给草叶着上清亮的露珠，让秋天装满了怀念的情愫。金亮的阳光照彻大地，照彻一望无际的草木。太阳啊，万物彰显的所有魅力，都来自于你炫丽而迷人的光辉。

我很想分与你一半浓密深邃的秋夜，如果随意再细分千万次，哪怕你获得的最微小一份，也同样能分享到秋之辽阔。虫吟恍若不绝如缕的诵经声，起伏千里。凉席若水，窗外星子在云层里明明灭灭地燃烧。

九月末的一天，细雨绵绵不断，山水迷蒙，我穿上长袖衣，外套一件军绿色马甲，以抵御陡降的气温。我披上雨衣，穿上雨靴，进入空气清新的秋野。

雨雾笼罩着山巅，云脚插入半山腰的森林中。群山如洗，丛林碧透。秋天，很多草木的花叶果全都生长齐整，露出了真容，一眼便可认出它们到底谁是谁，不别让人费心地去反复辨识，去“捻断数根须”。

在百草灌木遮盖的小路边，白何首乌牵藤其中，花繁叶茂。白何首乌为萝藦科鹅绒藤属植物，蔓性半灌木。名为白何首乌或白首乌，可能也许是人们为了区分与之长相相似的首乌吧。白何首乌的肥厚块状根有小毒，据说可治疗牛皮癣，因此一些地方的人呼为牛皮消；其叶为卵形，若红苕藤的叶子，有人叫它为野红苕抑或野番薯；其藤蔓若爬山虎攀爬生长，有人名为山步虎；其众多的花蕾若珠玉圆润，全草可消肿解毒，有人名为剪蛇珠；一根长长的藤蔓，每一处对生叶片的地方，聚伞花序伞房状，荟聚了数十朵小花，洁白晶莹，缠绕在灌木或乔木身上，如花的小溪，淙淙流淌，远看若

休憩树梢的一只白鹤，一些地方的人便称其为飞来鹤。此外，还有羊角藤、隔山消、隔山撬、土白藜、万世竹等称呼，每一姓名的背后，大约都有其隐秘的内涵与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我很难守住内心的宁静与特具慧根的木讷。面对群山，一不小心，就被山野里的万千草木、冉冉飞升的云雾所带动，时时被轻易带入了那飘然动情的窠臼。繁复的桂花散发幽香，一串串淡红色的火棘果缠满枝干，路边的白英藤挂满小铃铛似的紫色花朵，攀倒甑捧出一朵朵白中泛着青黄色的伞房花序，爵床开出了细碎点点的淡紫色小花，丛生地缘坡上的多叶勾儿茶，小灌木，结出了累累红红粉粉的小果，绚烂若星汉，我们这一片区域的人大多叫它为羊奶子，虽然是小地方称呼的土名，以色彩和形态命名，异常形象。

而葛藤生长得有些近人情似的声势浩大。这种攀缘植物，藤蔓繁茂，从脚到顶，把一颗颗树木遮盖得严严实实，覆盖一切的阵势令人惊叹，像一座座小山似的耸立在我面前，足有二十来厘米的总状花序，宝塔似的，由许多蝶形的小花环绕花茎，其花紫红，灿然于绿叶间，花塔下部已结出了许多豆荚。葛藤有一个优点，攀援但不死缠，给被攀援的植物留有生存的余地，恍惚它深知死缠打会两败俱伤的道理。山野充满了草木成熟的香味，层林密不透风。

我知道，我未来到这个美妙的世间时，宇宙万物及这些可亲的草木就已存在。我们继承了这一无与伦比、无可比肩的浩瀚遗产。

每一种植物都是独特的，特立于世，独放异彩。白何首乌吸纳着宇宙能量，经过它特殊的生命形式全方位地打磨着秋日时光，并以它柔缓攀爬的生命体，向我们释放着关于宇宙深处和生命内在的欢乐信息。

泥土里的黄金时光

◎董宁

当第一阵秋风掠过村头的老槐树，叶子便打着旋儿落在泥土上，乡村的秋天就踩着金黄的脚印来了。不像城市里秋意总藏在高楼缝隙里，这里的秋是铺天盖地的，裹着泥土的芬芳，浸着庄稼的甜香，把每一寸土地都染成暖融融的颜色。

最先醒过来的是玉米地。清晨的露水滴在玉米叶上，折射着朝阳的光，远远望去，整片田野像铺了层碎金子。男人扛着镢头走在前面，粗布褂子被风掀起一角，肩上搭着的白毛巾晃悠悠的；女人挎着竹篮跟在后头，蓝布头巾边缘沾着草屑，手里还攥着个刚掰下来的玉米棒。“咔嚓”一声，饱满的玉米粒裹着嫩黄的外皮落进篮里，女人的笑声顺着风飘得很远。男人抡起镢头，一下就把玉米秆砍倒在地，秸秆倒地的声响里，藏着丰收的踏实。等太阳升到头顶，田埂上已堆起一座座玉米垛。女人把玉米棒倒进板车，男人弯腰拉车，车轱辘碾过田埂的痕迹，像给大地画了道幸福的弧线。傍晚时分，家家户户的屋檐下都挂上了玉米串，阳光斜斜地照过来，金灿灿的光映得人心里发暖。

玉米收完，大豆和红薯就赶着趟儿成熟了。收大豆要趁清晨，沾着露水的豆荚不容易炸开。天刚蒙蒙亮，村口就传来镰刀碰撞的声响，庄稼人蹲在豆地里，左手攥住豆秆，右手的镰刀贴着地面一拉，成片的豆棵就扑倒在田垄上。正午的太阳最烈时，板车上的豆棵已经堆得冒了尖，男人用绳子捆紧，女人在后面推，豆荚碰撞的“啾啾啦”声，是秋日里最动听的歌谣。挖红薯则要慢些，得先把红薯秧连根拔起，露出下面鼓囊囊的土包。老人常说：“挖红薯要顺藤摸，不然容易伤了果。”年轻人便学着老人的样子，用小铲子一点点拨开泥土，红皮的红薯露出来时，像地里长出的红宝石。傍晚，村头的红薯窖前挤满了人，大家捧着红薯往下递，窖里的人接过来码整齐，潮湿的泥土气息混着红薯的甜香，在暮色里漫散开。

孩子们是秋日田野里最欢腾的身影。刚收完玉米的地里，还留着半截玉米秆，他们就折下来当“长枪”，在空地里追着跑。看见花生地里还剩

些没拔完的花生，便蹲在地上刨，指甲缝里沾了泥土也不在意，剥出花生米塞进嘴里，甜津津的味道让眉头都弯起来。有时趁大人不注意，偷偷从红薯地里挖两个小地瓜，在田埂边挖个小洞，捡些干树枝生火。火苗舔着地瓜，冒出的青烟弯弯曲曲飘向天空，孩子们围在旁边，眼睛盯着洞口，鼻尖凑上去闻。等地瓜烤得裂开皮，冒着热气时，大家抢着掰开来，烫得直甩手也舍不得丢，香甜的热气糊在脸上，满是孩子气的欢喜。

农家小院里的秋，比田野更热闹。院角的葡萄架早已挂满果实，紫红的葡萄像一串串玛瑙，垂得枝条都弯了腰。女人搬来梯子，伸手摘下一串，水珠顺着葡萄皮往下滴，放进嘴里，酸甜的汁水瞬间漫开。院中的老核桃树叶子开始落了，一片片黄叶子飘下来，落在晒着的玉米堆上。男人拿着竹竿敲核桃，“砰砰”几声，核桃就滚落在地上，孩子们抢着捡，剥开硬壳，白嫩的核桃仁放进嘴里，满是清香。最惹眼的是墙头的柿子树，黄澄澄的柿子挂在枝头，像一盏盏小灯笼，风一吹，轻轻晃悠着，把小院照得暖融融的。屋檐下，除了玉米串，还挂着一串串红高粱，像一团团小火苗；院墙边的芝麻秆摆得整整齐齐，偶尔有熟透的豆荚裂开，黄豆滚落在地上，引得鸡群围过来啄食。

等庄稼都收进仓，田野就变得开阔起来。拖拉机的轰鸣声打破了乡村的宁静，男人握着方向盘，犁铧在地里翻出一道道土浪，新鲜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。女人跟在后面，手里撒着种子，一粒粒种子落进土里，像是给大地许下了新的约定。他们走着，说着，眼里满是希望——等来年春天，这里又会是一片绿油油的庄稼。

一场秋雨落下，把乡村的秋事都裹进了烟霭里。雨水打在玉米园上，打在柿子树上，也打在刚种完的地里。泥土吸足了雨水，变得松软起来，藏着庄稼人的期盼，慢慢孕育着新的生机。乡村的秋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却有着最踏实的幸福，每一件秋事，都藏着泥土里的黄金时光，在岁月里静静流淌，温暖着每一个乡村人的心房。

小说连载 女士司康巴

◎牟子

万连副说：“你知道我见过多少女人吗？”
“我不想知道，知道不知道有什么意思？”
“草地里的丫头就是好。”

“有什么好？”
“什么都好，而且还有在汉族女人身上找不到的那种味儿。”

“你是说藏族女人比汉族女人还好？”

万连副说：“是啊，有些汉族女人我睡一次就不想同他们睡了，可你不是，我对你真是没有够。”

雍错猛然拧了万连副一把说：“你就是为了睡觉吗？”

万连副叫了一声说：“轻一点嘛，我的乖乖。”

雍错说：“除了睡觉没有其他的了吗？”

万连副说：“当然还有，藏族姑娘心好，是最钟情男人的，清朝的钦差大臣赵尔丰都找过一个藏丫头，叫来龙，才十九岁，赵尔丰这个糟老头都六十几岁了，那个来龙还把他爱得要命，同志会暴动时，去抓赵尔丰，来龙出来开枪打死了好几个人，后来赵尔丰让来龙不要打了，来龙住了手，去抓的人才把来龙打死，抓走了赵尔丰。”

雍错说：“他为什么要人家把来龙打死，这个赵尔丰也是没良心的人。”

万连副说：“是啊，要是老子，死也要同来龙死在一起——那么好的婆娘。”

雍错又在万连副的身上拧了一把说：“那你就同来龙死在一起去吧。”

万连副“哎哟”了一声说：“那是比喻，比喻我死也要和你死在一起。”

雍错就这样非常愉快的听着万连副那没完没了的情话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突然窗外闪起了火光，人声和脚步声朝雍错卧室拥来，雍错一惊推开万连副从床上爬了起来说：“不好，抓我们的人来了。”

万连副首先一把抓住了二十响，“哗”地一声拉上了堂，才伸手去拉裤子，火把把窗户照得透亮，雍错慌慌张张穿着衣服，颤抖着声音说：“怎么样办，怎么办？”由于害怕，衣袖老也穿不进去。

“别怕，只要万连副还在，就不让他们动你一根汗毛。”万连副一边朝裤带里塞着裤衩上襟一边说。他的裤衩没腰带，是一根绵带子拴在肚皮上，把裤子上边塞进去就行了，万连副尽管见过许多大阵仗，可光着身子仍然显得慌张，裤衩老也扎不进去，这时外面开始打起门来，他再也不顾自己扎了一半的裤衩后面还张着口袋，一手摸着雍错，一手举着手枪，只要门一被打开，他就会扣响他的二十响，此时此刻的万连副是真的视死如归。

“砰砰砰！”一阵急促地打门声。

雍错紧张地看了看万连副，万连副举着手枪说：“不要怕。”

打门声更厉害了，有人呼叫：“雍错，雍错，快开门。”

接着是管家的声音：“雍错，开门。雍错，开门。”

雍错颤抖的声音问：“深更半夜，你们为啥敲我的门？”

管家在门外说：“有人看见贼人进了你的房子，赶快开门。”

“我屋里没有贼人，你们深更半夜打我的门啥意思？”

“你把门打开，没有贼人，我们马上就走。”

“我这里没有贼人，我不会给你开门的。”

“你不敢开门就是做贼心虚，贼人肯定在你那里。”

“我不会开门。”

管家在外面说：“雍错你不要再抵赖了，有人看见贼人进了你的房子，你如果不开门，我们打门进来你就罪加一等。”

雍错倚在万连副怀里望了望万连副说：“我们跑不了啦，还是让我出去受罚吧。”

“不。”万连副把雍错搂得更紧说：“我们不能受他们的侮辱，象降泽和它玛那样活，还不如死了好。他们要我的命，我就先要了他们的命。只要他们敢进来，我就先送他们上西天。”

万连副平端着二十响，一双死眼盯着门口，只等管家他们破门而入就给他们打响。雍错在万连副怀中抖得更凶了。万连副说：“你别怕，我这四匣子弹就可以打出官寨，到时候我让何排的迫击炮弹炸平这个破官寨，老子叫他不得安宁。”

这时听见管家在外面大声下令：“给我破门！”

雍错听了吓得呼不出气来，万连副也紧接着雍错，一双眼直盯着门口，随时准备扣响他的二十响。

“慢！”这是女士司的声音：“深更半夜，你们在这里闹什么？”
(未完待续)